

许知远的梁启超书写

□盛子胥

从关注现实到投向历史,作为知识人的许知远正在寻求自己的身份确认。尽管他的历史写作已有几年,但都不足以奠定其历史写作者的地位,更不能满足其写作的抱负与雄心。一定意义上,《青年变革者:梁启超(1873-1898)》是其角色转换的结晶——一方面,他要借此完成从新闻写作者到历史写作者的真实蜕变;另一方面,他自觉不自觉在梁启超身上寄予了很多的个人期许,甚至自我的投射。向这位100年前的思想先驱和前辈文人、新闻人致敬的同时,许知远也在无意中展示了当代知识人的困境。

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,《青年变革者:梁启超(1873-1898)》是一部才子之书。它保持了许知远新闻写作的特点,全书文气充沛,纵横捭阖且起伏跌宕。其次,它信息量大,不仅描写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和经历,而且涉及了众多与历史人物和事件,勾勒出晚清知识人的群像。第三,本书的文字组织技巧高超,尽管引文甚多,但写作总体流畅易读。以上三点,都是本书明显的优点。

以具体的内容而言,许知远深得非虚构写作与新闻写作之长,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准备流亡为开始,然后追溯梁启超的出生、成长、求学及参加科举的经历。认识康有为并执弟子礼是梁启超思想觉醒的开始,他的目光从八股、辞章投向了更广

阔的知识领域,其关注范围也从中国转向了世界。几次会试不第虽然阻挡了他谋取功名的脚步,但却让他交流的范围大大拓宽,对于西方的知识也逐渐增加。1895年8月17日,康有为创办的双日刊《万国公报》开始正式刊行,梁启超和麦孟华“试着充任主笔,负责论说文”。这一尝试获得了意外的成功。三个月后,又改为《中外纪闻》,梁启超与汪大燮一起出任主笔。1896年3月下旬,梁启超来到上海,不久之后与黄遵宪、汪康年等人一起创办了《时务报》(旬刊)。作为主笔的梁启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采,几乎每期都有梁启超气势恢宏、文采斐然的文章。几期下来,《时务报》的影响迅速扩大,发行量节节攀升,梁启超一举成为深具影响力的名人,其名声遍及全国。二十三岁成名,固然让梁启超名利双收。但是,其知识不足的缺陷也很快暴露出来,1897年初,严复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,称梁启超的文章放纵粗陋,不了解变革的逻辑。对于梁启超在《古议院考》中,称西方议院中国古已有之的说法,严复表示质疑,对于孔教,严复认为,“教不可保,也不必保”。这些犀利的批评,让如日中天的梁启超而言犹如当头一棒。

应该说,《青年变革者:梁启超(1873-1898)》着意凸显了梁启超作为报人在言论上取得的成功,这一部分叙述较为充分。接下来,许知远还

写到了《时务报》的内部矛盾,以及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经历。如果说,后面部分的内容因为利用茅海建等人既有的学术成果而比较准确,那么,对于梁启超与汪康年因为《时务报》过分成功而引发矛盾的叙述,则与马勇等学者的研究颇有出入。

在许知远的叙述中,报馆总理汪康年自认为出力甚多,但外界都将荣誉归于了梁启超。而黄遵宪规定的薪酬等级中,主笔优于总理。他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吃花酒,认为是联结网络、获取新闻的重要手段,但这一点却遭到指责。而梁启超则认为,汪康年兄弟主将报务纳入己手,聘任人员也很少征求他的意见,自己不像是《时务报》创办人,而像供稿机器。此外,汪康年还对康有为的学说“颇多讥讽”。

《青年变革者:梁启超(1873-1898)》给读者留下的印象,是许知远受到康有为、梁启超两人自己的历史叙述影响太深,对传主的热爱使之与传主过于亲密,未能拉开合适的距离,以理性的眼光作出冷静的审视。在我看来,理性、冷静而客观的历史书写,较之“同情之理解”更为可取,因为前者可以提供更接近真相的史实,而后者很可能滑入价值观念或事实不清的陷阱。就此而言,许知远的非虚构写作尚显不足。



夏日睡方还少年

□时培京

午间小睡,古人称之为午枕、午梦、昼寝等。王安石《午枕》《悟真院》诗云:“午枕花前簟欲流,日催红影上帘钩。窥人鸟鸣悠扬梦,隔水山供宛转愁。”“午窗残梦鸟相呼。”“细书妨老眼,长簟愜昏眠。倚簟且一息,抛书还少年。”于午睡,王安石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。

夏日昼长夜短,午睡能消除疲劳,养心养目,收神守心,有益健康。古人有许多吟咏午睡的诗歌。白居易善在《食后》诗写道:“食罢一觉睡,起来两瓯茶。”年老饮食清淡,注意午睡,“且昼两疏食,日中一闲眠”,“便是了一日,如此已三年”。“暑风微变候,昼刻渐加数……不作午时眠,日长安可度?”“知足保和”,白居易享年75岁。

“午梦觉来闻鸟语,歌眠似听朝鸡早”,午睡带来宁静心境,人与自然融为一体。“寿星诗翁”陆游“相对蒲团睡味长,主人与客两相忘。须臾客去主人睡,一半西窗无夕阳。”“午梦初回理旧琴,竹炉重炷海南沉。”主客对榻,相忘相安,浑我无知。宋朝僧人有规诗云:“读书已觉眉棱重,就枕方欣骨节和。睡起不知天早晚,西窗残日已无多。”把读书和午睡结合起来,张弛有度,符合养生之术。苏东坡写道:“日长惟有睡相宜,半脱纱巾落纨扇。”刘伯温说:“如何一岁三春景,不及闲窗午梦长。”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谈养生之诀,“午睡之乐,倍于黄昏,三时皆所不宜,而独宜于长夏”,他主张在白昼特长气温特高的夏天午睡,并咏诗“吾在此静睡,起来常过午。便活七十岁,止当三十五。”陈迦陵则在词中说“小院日长惟好睡”,“饱饭风前贪美睡”。

古代文人雅士似乎大多有午睡的习惯。唐李建勋的“睡方”令人拍案叫绝:绝郊游之乐,享午睡之趣。其诗云:“他皆携手寻芳去,我独关门好静眠;唯有杨花似相觅,因风时复到床前。”午睡成癖好,谁能惊扰。杨花似乎也想午睡了,趁着风来与我相就,杨花与诗人两相知了。都是喜静不好动的。年年岁岁一床书,读书倦罢午睡去。杨花最能解人意,投怀送抱总怨风。

最为著名的午睡诗当推宋人蔡确的《夏日登车盖亭》。诗人以书催眠,醒后不仅精神爽快,而且备感环境宜人。此法凡读书人多有体会,堪称最雅致的午睡术。“纸屏石枕竹方床,手倦抛书午梦长。睡觉莞然成独笑,数声渔笛在沧浪。”诵读诗卷双目微扬,随遇而安卧,枕石入梦;醒来之时,声声渔笛入耳。境界幽邃,情致高雅,脱略形骸,道出了午睡乐之妙谛。

好书荐读

《歌德——生命的杰作》

(德)吕迪格尔·萨弗兰斯基著,卫茂平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7月版。

德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位作家能同歌德一样,生平资料如此丰富,本人又被如此多的观点、假设及解释所遮盖。吕迪格尔·萨弗兰斯基是德国当代著名作家,尤其以传记作家的身份出名。他出版的关于海德格尔、尼采和席勒之生平和思想、关于歌德和席勒之友谊的书,都在中国出版了译本,广受读者欢迎。萨弗兰斯基文字优美、才华横溢,能够将大量史料和独特观点融会在通俗的讲述中。在这部关于歌德的传记中,萨弗兰斯基仅仅依靠一手资料 and 作品、信件、谈话以及同时代人的记录接近这位文化巨匠,一幅生动自然的肖像由此产生。



《传统革新》

巫鸿著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。

巫鸿是当代著名美术史家、批评家、策展人,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。“巫鸿美术史文集”收录作者1979年至今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八十余篇论文和讲稿,按照年代编排,展现作者的研究轨迹。《传统革新》为文集的第一卷,收录巫鸿1979年至1987年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12篇论文和讲稿。由于有在故宫业务部工作的经历,他早年的几篇文章涉及玉器、青铜器、度量衡器等研究,显示出对古代器物强烈的兴趣。《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(2—3世纪)》一文,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细密分析,成为后来学者们研究此课题必读文章之一。